

李岩 陈以琴 著

南海I号沉浮记

——继往开来的航程



文物出版社

装帧设计：程星涛

责任印制：梁秋卉

责任编辑：王 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海 I 号沉浮记：继往开来的航程 / 李岩，陈以琴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010-2730-9

I . 南… II . ①李… ②陈… III . 南海－沉船－考古发掘－
通俗读物 IV . K875.3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1363 号

南海 I 号沉浮记

——继往开来的航程

李 岩 陈以琴 /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787 × 1092 1/16 印张：4.5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0-2730-9 定价：38 元

引子

南海I号，一艘南宋时期的沉船，何以举世瞩目？不急于给出什么答案，让我们先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1. 1986年4~5月，英国人米歇尔·哈彻（Michel Harcher）在南中国海域打捞出一条满载中国清康熙年间青花瓷器的古沉船，出水文物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拍卖。此时，中国的收藏单位，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瓷器大多是官窑产品，精品民窑产品正是所缺之物。得知拍卖消息后，国家有关部门决定购买一些回来，于是，派遣陶瓷专家耿宝昌、冯先铭一行，携带3万美元，赶往阿姆斯特丹。虽然，拍卖公司把优先的待遇给了来自瓷器故乡的中国人——1号牌，可在长达3天的拍卖中，由于价格一路走高，多数拍品的售价都在估计的10倍左右，3万美元此时如杯水车薪，花落他处。此次共拍卖了约15万件瓷器、125块金锭等，总价值达3700万荷兰盾，约等于2000万美元。如果按照美元和人民币为1:7.63的汇率换算，折合人民币1.5亿元以上！

2.“苏塞克斯”号。2007年5月18日，美国奥德赛海洋勘探公司宣布，他们在大西洋海底的一艘沉船上打捞出约50万枚金银钱币，估计价值约达5亿美元。出于安全考虑，该公司没有透露任何关于打捞船以及沉船的具体位置。历史文件显示，这些金银钱币可能来自于英国外海域的一艘有400多年历史的深海沉船“苏塞克斯”号。因此，英国政府对这条古沉船紧咬不放。英国国防部发言人一再声明，“苏塞克斯”号及其船上货物应归英国所有。争议还远没有结束，由于沉船水域在直布罗陀海峡，西班牙政府也一直宣称这条沉船为本国所有，西班牙政府一直要求奥德赛公司停止工作，直到环绕直布罗陀海峡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方面派来专家，以监督公司操作。西班牙甚至派遣舰队干脆堵在“奥德赛探险者”号周围，以阻挠勘测继续进行。

引述这些例子，并不是说南海I号的价值仅仅以货币即能体现，但作为一种重要的衡量尺度，拍出的价格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美国奥德赛海洋勘探公司的一次商业打捞活动才足以引起相关国家政府的高度关注。那么，南海I号究竟蕴涵着怎样的价值呢？

南海I号是凝固的历史时间和空间缩影。

宋代海外贸易的重要运输工具，海船究竟是什么样子？人们又具有怎样的航海技术？这些科学技术历史上的重要问题，相信在南海I号沉船的水下考古工作中，将展现给现代人一些重要的答案和线索。南海I号满载着瓷器等货物，自宋代某个时间，从我国某个港口起航，驶向大海；出乎船东和货主意料之外，也出乎当时所有人意料之外，它没有到达预计的贸易口岸，而是回到了大海的怀抱，跨越时空，驶向了永恒，成为我们探寻古代社会和历史的重要实物史料；沉没的瞬间，凝固了它所装载的所有历史信息，甚至使我们几乎可以直接触摸那个时代；而帮助我们接触它的技术——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和发展机遇。

南海I号是宋代文物的宝藏。

从目前出水的各种文物观察，瓷器、金属器、漆器等数以千计。根据它的体量，估算其装载，预计文物总量在10万件左右或以上；根据国内外其他古代沉船的发掘经验，除贸易货物和船员的用品之外，船中还极有可能保存着货单、通关文牒等重要的历史文献，因为在高湿度和淤泥覆盖的缺氧环境中，有机质文物能够被保存下来相当一部分；这种预期也是整体打捞方案缘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它不仅是文物的宝藏，还可能由于某些特殊的文物保存下来，甚至还可以了解这些宝藏在当时是属于哪些人的。

南海I号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

勇敢的海员和商人们，作为各自以他们的智慧乃至生命为现代人做出了榜样，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穿梭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上，以他们的方式进行对话，但是那个永恒的主题千年以来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如果说南海I号和它承载的文物是人类共同的珍贵遗产，那么，它所承载的精神，对于现代人来说更是弥足珍贵的无形遗产。

面对如此宝贵的遗产，如何保护，并使它可以传之子孙后代，成为中国水下考古人近20年来的重要课题，于是才有了整体打捞，有了南海I号永远的家——水晶宫。随着全潜驳运载南海I号沉船驶入水晶宫，被称为中国乃至世界水下考古创举的南海I号沉船整体打捞工程宣告结束。同时，它的真面目至今仍笼罩着雾般的面纱：随着发掘的进展，南海I号将更加吸引人们的视线。那么，从它被发现至驶入水晶宫，它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过程呢？

目 录

引 子

2 一 意外的发现

12 二 三番定位

26 三 确定方案

52 四 开启新航

李
岩

陈以琴
著

南海 I 号沉浮记

——继往开来的航程

文物出版社



一 意外的发现

让我们将日历回翻到 20 多年前。

1985年前后阿姆斯特丹的拍卖，不仅强烈地刺激了当时的中国人，更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同年7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共同举办的座谈会，包括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广州博物馆、国家海洋局、交通部救捞局、外交部和海军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聚首一堂，共同商讨中国水下文物保护条例的制定和成立我国水下考古机构等重要议题。1987年，我国第一个水下考古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成立；1989年10月20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条例》，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迈出了重要的战略性一步。

与此同时，我国的救捞行业也在寻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前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救捞总公司积极与国外先进国家的相关部门开展技术合作，以期提高海上救捞技术。1987年4月17日，与英国探测打捞公司签署了《关于合作打捞两艘沉船所载货物的协

并“邀商船相偕而赴西江或驶回合”。同舟友互订下月再行归。次年正月，
加封中都士始天爵文，成为召募勇人属中由尉曰：“今乘此若得安附
，极欲速出飞诏盛交结相益。望陛下敕书工部皆令勿疑。”

客还至，一无所取入用。惟足使不外是日仲夏，只馈送奉土产。
俱有家商利便成之。余所欲行者皆以次中齐，特知非报君工部者，莫敢名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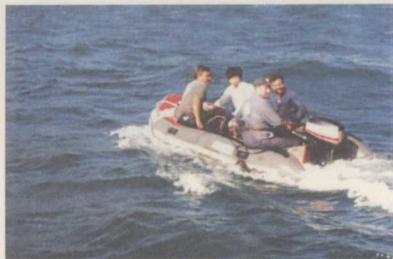
（孙慎张的《容思录》又见武昌《荆楚岁时记》本末）

1987年渔船于号出海，

想去太平山附近打鱼！



参加1987年发现南海I号的工作船（采自广州救捞局网页）



渔船正在海上行驶。



（孙慎张的《容思录》又见武昌《荆楚岁时记》本末）

（孙慎张的《容思录》又见武昌《荆楚岁时记》本末）

（孙慎张的《容思录》又见武昌《荆楚岁时记》本末）

（孙慎张的《容思录》又见武昌《荆楚岁时记》本末）

（孙慎张的《容思录》又见武昌《荆楚岁时记》本末）

（孙慎张的《容思录》又见武昌《荆楚岁时记》本末）

（孙慎张的《容思录》又见武昌《荆楚岁时记》本末）

（孙慎张的《容思录》又见武昌《荆楚岁时记》本末）

议》，6月3日签订了正式合同。合同规定了两艘沉船的经纬度，并规定捞获的黄金、白银由中国人民银行收购，文物无偿上缴中国政府。而沉船的搜寻工作落到了当时的交通部广州救捞局。

海上寻找船只，更何况是水下的沉船，用“大海捞针”来形容这次工作并非过分。在中英双方签订协议之前，又是如何确定在川山群岛水域寻找沉船？寻找的又是怎样的沉船呢？

笔者也是带着同样的疑惑，为探询南海I号被发现的来龙去脉，查找关于当年中国救捞总公司与英方的协议中所包含的两艘沉船线索。20年前，中英双方就已经知道南海I号沉没在那个海域吗？当然不是；如果打捞的目标不是南海I号，那么又是哪艘古代沉船呢？或者说，他们又是如何知道那片神秘海域有古代的沉船呢？是否有类似“藏宝图”一样的文献，被人发现并破译，指引着搜寻队员来到沉船所在的水面？

Brujin, J.R., Gaastra, F.S., Schöffer, I.
*Dutch-Asiatic Shipping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3 Vols)*. The Hague,
1979—1987

Wells, Tony. *Shipwrecks & Sunken
Treasure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1995

通过访问和查阅当时的文献，一艘名为“Rijnsburg”荷属东印度

公司的船只进入了我们的视线。

在中英双方签订《关于合作打捞两艘沉船所载货物的协议》之前，英方为了确定打捞目标，曾专门派人到荷兰海事博物馆（荷兰语名称为 MARITIEM MUSEUM ROTTERDAM，英语名称为 MARITIME MUSEUM ROTTERDAM）的图书馆，查找各种记录，寻找有关在南海地区沉没的古代船只的文献。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对航海活动的重视程度超乎一般，为了向公众展示传统的海事技术，荷兰于1874年设立了国家的海事博物馆，在博物馆的图书馆中保存了大量的古代航海记录，特别是关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航海记录。根据记载 (www.inghist.nl/Onderzoek/Projecten/DAS)，荷属东印度公司（荷兰语 th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英语 the Dutch



1987年南海I号出水瓷碗



1987年南海I号出水瓷碗



1987年南海I号出水瓷碗残件



1987年南海I号出水酱釉瓷碟



1987年南海I号出水酱釉瓷器盖



1987年南海I号出水瓷碗



1987年南海I号出水青釉瓷碗



1987年南海I号出水锡壶



East India Company) “RHYNNSBURG” 号货船，于 1771 年 7 月 2 日，从印度尼西亚 Batavia 港口（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Jakarta 的旧称）启航，前往中国广州，于次年 7 月失去了联系，在中国阳江至台山间对开海域遇难，部分船员被当地渔民救起。据后来被带到广州的五位生还者描述：“Rijnsburg” 号由于负载过重，于 1772 年 7 月 17 日遇到猛烈台风的袭击，满载货物沉入海底深处。该船长 42 米，载白银 6 箱、锡锭 385.5 吨、胡椒 136 吨，还有可可、棉布、毛皮等，资料显示，这艘船应沉在距下川岛 14 海里、距闸坡 24 海里处。

20 年后的 5 月，我们与荷兰驻广州总领事馆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他们的帮助，与荷兰海事博物馆图书馆取得了联系。当荷兰海事博物馆图书馆的有关专家收到我们要求检索有关文献的信件之后，很快答复了我们，并详细告知文献的出处，继英国人之后，再次接触那神秘的“藏宝图”。不同的是，英国人当年是为了打捞东印度公司的“Rijnsburg” 号沉船，而现在，我们是为了了解南海 I 号被发现的故事。

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当年英国人检索到的荷属东印度公司“Rijnsburg”号，在汉语文献中被称为“RHYNNSBURG”号，就此问题我们专门请教了荷兰海事博物馆图书馆的专家，根据语言学的原则，ij、HY 可以互通，也许类似中国古汉语中的通假吧。由于荷兰方面的文献均使用“Rijnsburg”号，本书中也就统一使用这个名称，而没有使用以往汉语文献中的“RHYNNSBURG”号称呼。

1987 年 6 月，根据协议，广州救捞局的工作船“穗救 201”驶入川山群岛水域开展工作。原“穗救 201”后改称为“南海救 197”，现在，该船属于交通部南海救助局，为一艘救助拖轮。为了寻找包括“Rijnsburg”号在内的两艘沉船，“穗救 201”上配备了小距离定位仪、傍侧声纳、磁力探测器、金属探测器等，将搜寻工作海域划分为长和



1987年南海I号出水瓷瓶残件



1987年南海I号出水瓷器盖



1987年南海I号出水瓷碗残件



1987年南海I号出水瓷蒜头壶



1987年南海I号出水瓷瓶残件



1987年南海I号出水瓷盘



1987年南海I号出水瓷瓶



1987年南海I号出水银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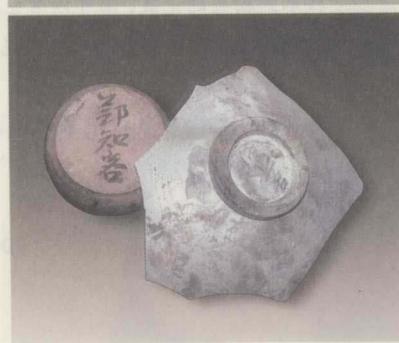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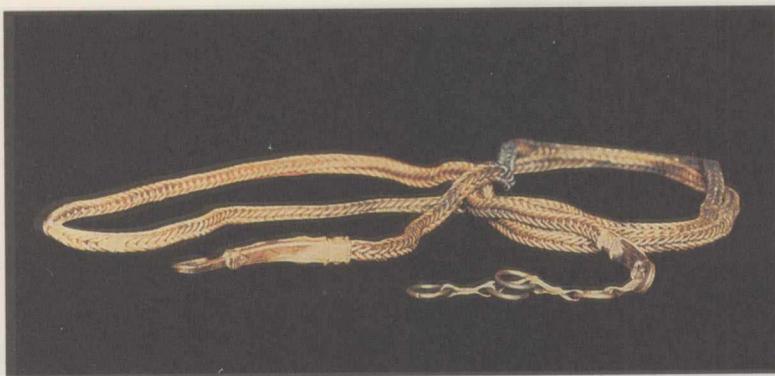
1987年南海I号出水瓷盒



宽各 2 公里的小区块，在区块内，每间隔 100 米进行巡回探测。在探测范围内，共发现了两艘沉船。第一艘沉船露出海床底泥面高约 1 米，长约 18 米，由于拖网作业的原因，表面除淤泥外还有很多渔网，潜水员下水采集了几块小木板，经鉴定，不是要找的沉船。第二艘沉船高出海床底泥面约 0.8 米，表面渔网密布，贝类丛生，潜水员在水下无法采集标本，旋即利用船上抓斗进行试探性采集样本，抓上来的有钱币、银壶、瓷碗、瓷碟等，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长约 1.2 米、重 575 克的镀金腰带。根据当时在工作现场的人士回忆，由于那些瓷器、钱币具有中国文物的特点，中方现场负责人尹干洪先生意识到，这些不是荷属东印度公司“Rijnsburg”号所装载的货物，即决定停止了搜寻和挖掘，返航后，将这一发现报告了当时的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随后，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委派广东省文物队的专业人员上船，并进行了初步鉴定，从出水文物推断，这是一艘宋元时期的沉船，南海 I 号从此被发现！当时，它被命名为“广东省台山县川山群岛海域南海沉船”或“中国南海沉船”，至于“南海 I 号”这个名称，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是 1993 年的出版物中，在俞伟超先生的文章中首次命名的，相信，它被称为现在的名字应当还早于俞先生发表文章的时间。

于是，中英第一次合作探测打捞暂告一段落，从船上捞起的文物由当时广州救捞局技术人员吴和江先生代表救捞工作方全数移交给广东省博物馆。由于保护文物有功，广州救捞局受到了广东省有关部门的奖励。顺便提到的是，中英双方的合作，根据协议，一直到 1989 年夏天才结束。其后的沉船寻找工作，为了保护属于中国的水下文物，在工作船上有了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的专业人员随同前往。

南海 I 号被发现以后，广东省人民政府拨出专项经费，用于保护南海 I 号，其后，有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水下考古培训班和专门人才——1988 年 4~5 月，来自北京和广东的 9 位考古人员在广东省潜校，



1

2

3

1. 1987年南海I号出水镀金腰带
2. 1987年南海I号出水银铤
3. 1987年南海I号出水墨书瓷器残件

参加了轻型潜水培训班，并获得合格证书。在这批学员中，有的还在南海 I 号打捞现场工作，为培养我国及广东省的水下考古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相关政府部门也积累了人员训练的宝贵经验，成为日后南海 I 号水下考古工作的坚实技术基础。

■ 链接：

关于荷属东印度公司“Rijnsburg”号名称考证中文信函节选
亲爱的 Mrs G. A. Schot

您好！非常感谢您 5 月 18 日的回复，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首先，有点疑问的是关于这条沉船的名字。在我们的记录中，这条沉船的名字是“RHYNNSBURG”，但是您在来信中提到的名字是“Rijnsburg”。在您提供给我们的网址 www.inghist.nl/Onderzoek/Projecten/DAS 上，我发现只有一条名为“Rijnsburg”的沉船资料最接近我们所查找的沉船信息。可能是之前我们所找到的记录有点问题，也或许是因为荷兰语和英语之间的不同造成的这个区别？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猜测，需要您的证实。

其次，我们查找到记录显示“Rijnsburg”沉船的资料是：长 42 米，载 6 箱白银，38.5 吨锡块，136 吨胡椒粉以及其他一些货品等等。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在您提供给我的网页上找不到相关的记载，您可以帮忙找到这些详细资料的原始记录吗？这些细节是否在一本书里有详细的记载呢？我们力求可以查找到最精确的数据。

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帮助，并向您致以诚挚的祝福。期待您的回信。

陈以琴

2007 年 5 月 22 日

亲爱的以琴

你好

在《17~18 世纪荷兰在亚洲的海运》一书中，两个名字只是拼写的不同，但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说是同一条船只。可能是在当时（即 17~18 世纪）是拼写成“RHYNNSBURG”的，但在如今的荷兰地区的乡村这个名字就被拼写为“Rijnsburg”，这种拼写方法在莱顿（荷兰西部城市）的近郊可以找到……

Mrs G. A. Schot

2007 年 5 月 25 日

荷兰鹿特丹海事博物馆图书馆



荷兰海事博物馆（采自该馆网站主页）



1987年南海I号出水文物

二 三番定位

南海I号的年代和沉没位置表明，它是行驶在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上的一艘重要船只。面对这一重要古代沉船，如何更好地保护它自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除了知道它的大体沉没位置以及有许多不同质地的文物之外，其他细节无从知晓。保护它就需要更多地了解它的细节和诸多具体情况，而我国水下考古的研究与保护工作又刚刚起步，虽然在工作开始前，中澳水下考古培训班为我们的队伍培养了一些骨干，总体来说，当时缺乏必要的条件和经验。从沉船保护和队伍建设的角度考虑，俞伟超先生积极联络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并于1989年8月与日方达成协议，由中日双方共同组成中日联合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对它进行水下考古意义上的科学调查与勘测。俞伟超先生亲自出任队长，田边昭三教授出任副队长，参加第一次对南海I号沉船进行调查的除中国历史博物馆、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等外，还有广州救捞局和地矿部第2海洋地质调查大队的专业人员。

1989年11月11日，调查队会同广州救捞局和地矿部第2海洋地质调查大队的专业人员搭乘“穗救205”船驶入作业海域，首先对南海I号进行搜寻和定位。